

个体文化与大众文化

路易·多洛著 · 黄建华译

CULTURE INDIVI
DUELLE ET
CULTURE DE MASSE
LOUIS DOLLOT

*que
sais-je?*

译自法国《我知道》丛书



个体文化与大众文化

路易·多洛 著 黄建华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劳娜婷
封面装帧 杨德鸿

个体文化与大众文化

路易·多洛 著 黄建华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周行联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5 字数 71,000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7—208—00091—3/G13

书号 7074·374 定价 1.05元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历史成果与当代成果	14
I. 两千年的缓慢演变	14
II. 二十世纪的“文化革命”	34
第二章 个人文化与共享的文化	50
I. 文化与多重文化	51
II. 文化的“先决条件”	52
III. 文化气候	57
IV. 定量因素或客观文化	66
V. 定性因素或主观文化	77
第三章 科学技术与现代文化	91
I. 科学与现代文化	92
II. 技术与现代文化	108
结束语	116
简要书目	129
译后记	138

导 言

有一些词语，也和它们要表达的概念一样。它们引起的概念之争横贯一个时代，有时竟至引起整整一代人的兴趣。然而，要说到给它们勾勒出精确的意义范围，却又都无法达成任何一致的意见。

例如，十七世纪谈论“圣宠”，十八世纪讨论“启蒙”与“进步”，十九世纪议论“科学的未来”，二十世纪谈论“文明”、“民主”与“和平”。可是对这些词语的含义却并没有一致的看法。

我们的时代也和以前的几个时代一样，无法避开这种重大的思想交锋，因为这样的争论比任何时候都更切合大家关注的基本问题。从此，探索在全球范围进行，可这种争论却未能进一步达到肯定的结论。

今天的人类面临着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互相关联的，其中有：“世界新经济秩序”的发展节奏与不平衡性；世界饥饿问题；地球上可预计的人口过剩；环境与污染问题；在生活水平、生活

方式的传统概念上最近新增的关于生活质量的追求；个人与大众如何“摆脱异化”等问题。这种讨论正不知不觉地从物质方面转到精神方面。

这里有许多问题反映了集体的意识觉醒，有许多词语闯进语言中来而脑子还未来得及真正领会。

如果要求用电子计算机对这些**当今处于首要显著地位的词语或概念**进行统计，同时定出其中最优先者，那么，“文化”一词将占着头等的位置。

也许，对任何词语都从来没有作过如此频繁的研究。文化，长时间一直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的、贵族式的，这种文化观念已经与大众以及所谓大众技术的新现象相冲突，特别引起了异议，同时受到怀疑的还有产生这种文化观念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对文化主题的探索就更为频繁了。

因此，今天大家都在谈论文化，每个人都以文化为依据。最高的教会当局正关注着文化问题。且以天主教会来说，梵蒂冈第二届主教会议，即通过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①，阐述文化与信仰的关系。1982年5月28日，罗马教皇让-保罗二世设立“教皇文化委员会”，正是鉴于“教会与当代各种文化对话是极其重要的方面，此事的成败

① 拉丁语，意为“欢乐与希望”。——译注

关系到二十世纪末年世界的命运”。

各国政府与政治家也毫不迟疑地对文化问题发表意见，但意见的指向极不一致。它们有时以文化的坚决倡导者而自居，摆出令人瞩目的姿态。法国的情况正是这样。1983年2月13日，巴黎召开了题为“创造与发展”的学术讨论会，象征性地在巴黎大学举行，法国总统出席会议，来自五大洲的第一流文化人士会聚一堂。会议的目的在于重申：法国首都仍然是世界文化基地之一。蓬皮杜文化中心(博布尔)^①的创设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文化部的预算增加了一倍，几乎达到七十亿法郎，第一次占了国家预算的1%。

除此以外，还得算上所有从事文化职业的人(作家、诗人、艺术家、学者……)或以探讨文化问题为己任的人(教授、社会学家、哲学家……)，虽然他们没有被正式邀请对文化政策执行问题发表意见。

1972年6月29日，法兰西学院在星期四的关于“学院词典”的会议上，也探讨了“文化”一词的含义，是出于“偶然”的呢或是出于“必然”的呢？这个饱学之士的会议致力于重新界定文化概念，使之符合现实的情况。自从1932年《学院词典》出最后一版以来，法兰西学院就再没有留心考察过这个问题了。

^① 该文化中心位于巴黎博布尔街。——译注

“不朽的院士们”在新的一版中高度估价了“文化”一词的价值并将其转义确定下来。虽则如此，他们仍然坚执着谨慎的多元论。鉴于这个受人敬仰的团体在捍卫语言纯洁性方面的权威性，现在就把那已通过的释文转引在这里，

“culture^①：从抽象的、总的意义来说，culture 与自然界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指的是作用于自然界的人类才华，用以改变、丰富和增加自然界的贡献。

“由此，其界说是指有助于使土地丰饶的全部劳作和技艺，指某些动物的饲养，也指人工养殖的珍珠。

“对人来说，culture 亦指通过学习文科、理科、艺术以及通过观察和思考，有步骤地致力于发展自己的天赋。

“按照这种用功所及的领域，可以明确分为智力培养、判断力培养、感觉力培养；而身体方面的系统训练则称为体育。

“culture 加上形容词，可以指关于某一门特定学科的知识：哲学知识、文学知识、艺术知识、科学知识等。按照学识获得的情况或知识形式的不同，可以说：书本知识、经验知识、自学者的文化知识，也可以说：古典文化知识、现代文化知识、技术知识等。这个词单独用则可指广博、扎实的文化素养。普通文化知识指的是学习任何专业之前与专业有效结合的基础知识。

“在社会领域中，当前 culture 指的是显示某一种文明特点的诸方面的总和：知识、道德、物质、价值体系、生

① 此词在法语中兼有“种植”、“培养”、“文化”等含义。——译注

活方式。例如希腊、拉丁文化，西方文化。”

今天，所有词典、词汇集、百科全书都提到“文化”这个词并对其加以分析，而且人们经常使用它，这就表明，事实得到了认可。

因为“文化”到处存在。不但有文化部长、文化宫、文化之家、文化中心、文化剧院，在苏联还有文化街、文化公园，墨西哥则有著名的“三文化广场”（阿兹特克文化、西班牙文化、现代文化）。

在这方面的风尚不同于其他时式，人们不能说它很快会成为过去。确实，它关系到一个重大问题。现代人处于一个起着根本变化的世界中，正对此问题进行探索，甚至为此感到忧虑。

这个问题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那是因为它与当今其他的重大争论联系在一起，比方，受物质发展推动（但到何种程度呢？）的文化发展，经济增长，对崭新生活的追求，其中文化似乎是个关键，那是人类承担个人使命与集体使命的手段。

因此，文化便处于各种观念冲突的中心地位。这么一来，下述的情况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文化本身或各种曾经可以与之相比较的概念引起极不相同的解释，因国度不同，也因人的不同（哪怕是享有威望的作者）而异。“文化是什么呢？”的确，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考察为什么要有文化，以及有怎么样的文化。文化所追求的目的是什么？通

过怎样的手段才能获得它？在这方面，个人努力与大众影响又有着怎样的相互作用？

看来，对文化问题作更深入探索的时刻已经来临，因为，正如英国伟大诗人兼剧作家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所指出的：“一个词经过滥用之后特别需要加以界定，这与一种教义受过异端邪说干扰之后的情况相同。”艾略特曾对文化问题作过长期的思考。

文化一词的滥用是由于它的难以捉摸，事实上是由于不可能给它一个准确的、一切人都可以接受的定义。1952年，美国人种学家兼社会学家艾尔弗雷德·路易斯·克罗伯与克莱德·克拉克洪，就曾在他们的著作中尝试过下这样的定义。他们的著作题为《文化，概念与定义的批评考察》，书中提供了160例定义，此外还加上他们本人那个并不更令人满意的定义。

再说，“文化”这个词似乎是不可能就词论词的，目前较之过去更是如此。于是人们便从其派生词来考察它。文化的^①“业余爱好者”不一定是具有文化修养的人。再者，在这个词之前加上定冠词或不定冠词，用单数或用复数，用于个人、集体或整个社会，又从发展过程来看，是从其获得方式或从达到的结果来考虑，这个词的含义便截然不同。文化跟无文化与“反文化”相对，各西方思想

^① 这里的“文化”，法语用的是形容词*culturel*。——译注

家就是这样理解的，文化与“反文化”相对，东方国家鞭挞的是后者（吸毒、色情等）；或者文化与“野蛮”文化相对，“野蛮”一词取的是当代词汇的含义；再或文化与多重文化对称，而后者又与低层次文化或高层次文化相对比。如此实行划分只不过是困难推开而已。

再者，在其前加上一个形容词（全面的、部分的或特殊的，传统的或科学的，书本的或自学的，旧的或新的）又带来了新的区别法，更进一步显示出这个概念的复杂性。

“文化”与其他词一起连用，表明可以做补语，有时还可以做对照语，例如：戏剧与文化，娱乐与文化，劳动与文化，科学与文化。

这个词用得如此广泛，以致今天有人说“文化移入”或两种不相同、不平等的文化的接触与冲突，有人说“文化主义”，这个词来自英语，表示相对于思想环境的社会环境的影响；甚至有人说“肌肉健美法”……^①，虽然这些新创造的词语并不十分贴切。

甚至在同一国度之内，有些作者也给予文化一词以极不相同的意义，由此它就象是一组被分开了的同族词。这些作者，虽然不是政客也不是观念论者，但却凭“无主见的原则”行事或倾向于

① 原文为 *culturisme*，其词根 *culture* 即“文化。”——译注

从自己的学科(甚至单纯从自己的喜爱)出发来作论断。

文化概念,本身就是抽象的,经过不同的推论有时甚至经过分割,今天变得繁杂而多样,分析起来就极不容易了。

我们单就其名词来说吧,因为起码在法国,它是跟形容词 *cultivé*、形容词 *culturel*^① 分不开的。前者在时间上先于它,后者是它的主要派生词,今天到处都在滥用。这个名词具有三个含义:知识方面的(或转义),经济方面的,微生物学方面的。

第一个含义应当从词的单数去理解,复数是多重文化的集合表达形式,而我们当前唯一关注的是具有人性的人。用于这个含义的文化一词应当小写,大写的文化,政治化、乃至全球性的文化始终是值得怀疑的。不过,无论如何,小写的文化并不是微不足道的文化。

至于经济方面的意义,由于非常具体,故从来没有发生过困难。好几百年期间, *culture* 一词可归纳为“耕作、栽培、种植”的意思;土地耕作,作物栽培,树木种植,以及一般植物的种植;还因词语的同化作用,也指动物的养殖(养兔、养蜂……)。然而, *culture* 一词从低层次的自然范畴过渡到高

① *cultivé* 意为“有教养的”, *culturel* 即“文化的”。——译注

层次的精神范畴，却从来没有与前者完全脱离过；从历史上来看，它是和前者联系在一起。

这一点可从两方面来考察。

culture 从农作的意义扩展到它的转义，就日常用语的暗喻与明喻而言，这表明了人类活动的二元性：人作用于自身（包括体格与智力）的活动，以及人在外界进行的即作用于他周围世界的活动。这两方面都牵涉到开发和拓展一个“领域”的宝藏，要不然，那宝藏仍旧处于潜在状态，收不到效益。

不过，这种二元性的持续存在特别表明了，自然范畴与文化范畴不可能截然分开；而长时间以来，有关这个问题的解释是众说纷纭的。

就这样，今天我们面临一个颠倒的现象。从前的论点，将分析建立在人性统一，生物界与非生物界千差万别的基础上，这论点本世纪头二十五年是盛行一时的。目前，由于人类学与社会学的进步，又将人性的多样性，亦就是文化的多样性与自然的共同基础对立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某些人认为，种族偏见、阶级偏见、性别偏见都产生于社会属性；自然的劣等既已归结到自然方面去，那么这方面的劣等就是某一种文化带来的。

在 *culture* 一词的前两种意义当中，还存在某些过渡性的词义，例如 *puériculture*（保育法、育儿法），那是将第一义所指的方法延伸到儿童身

上,以便培养儿童有一天达到第二义的阶段。

至于第三义,那是最新的,只用于微生物学上(将细菌、纤毛虫、以及其他微生物放在器皿内,置于培养基中,使其离开自然环境,进行实验性的培养)。这第三义没有多大重要性,有的也只是表明回复自然范畴的奇怪倒转,有时它也作为参照因素使用,那是当某些人想将现代文化简化为知识秘法的时候。

从国际角度来分析文化概念,那就更不容易,因为有些国家,虽然都属西方,但赋予“文化”以极不相同的意义,有时还让其从属于自己的利益。例如,提倡“Kulturkampf”与“Kultur”^①的旧德国,就反对法国所维护的文明,为的是要建立邪恶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那时,文化主要是作为冲突或提出要求的根据而出现,无助于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缓和。

1919年,国际联盟就提出建立“智力合作所”,后来于1925年成立。国际联盟是主张促进不同思想的接近,并将此事纳入必要的和平建设工作中的。这里“宁可用智力一词”,而不用“文化”一词,因为盎格鲁-撒克逊族人对“智力”比较熟悉,当时他们在日内瓦影响很大。其后,民族主义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大部分西方“新闻文

① 德语,意为“文化斗争”,“文化”。——译注

献”对“文化”一词滥用，这似乎最终宣告这个词不可再用。

可事情却并非如此。为了使文化成为合作的主题，而不是宣传的主题，还在战争状态结束之前，便赋予这个当代的关键词以“国际籍的证书”并借此驱除恶梦般的过去。1945年11月16日在伦敦创建了“教科文组织”，即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它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巴黎被选定为这个机构的总部所在地，而当时的“智力合作所”也是设在巴黎的。但教科文组织的规模庞大得多，它首先致力于多边的活动，参加的成员国愈来愈多，拥有十分巨大的财力，无论就正常预算（1981至1983年为六亿二千五百万美元）或额外资助（这方面尤为可观）来看都是如此。

经过三十八年，在连续七任总干事的推动下，它已完成了巨大的工作。总干事中有一名是法国人，名叫勒内·马厄，现任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是塞内加尔人……。教科文组织主要致力于挽救人类遗产的基本部分并协助促成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重大计划。

关于文化的争论，变化多端，而且愈来愈激烈，这种争论同时在国际上和在国内展开。今天这一争论正围绕着个体文化与集体文化相对立的问题进行，这两个词语，某些人断定为二律背反，可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两种说法是互为补充的。

大众文化的支持者，是坚定的反精英人物统治论者，他们毫不犹疑地谴责、有时甚至攻击凡是代表个体文化的事物。后一种文化的辩护士似乎不得不只限于进行后卫战。而教科文组织，在许多从前沦为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中，则或多或少地有意成为某种大众文化的工具。

最后，文化工业最近的蓬勃发展使这一问题更为复杂化；通俗文化，乃至民间文化的观念愈加造成混乱。而这种情况是在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日益严重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人认为民族文化已被文化的帝国主义所扼杀，另一些人则认为正在蓬勃复兴。普鲁斯特^①和瓦莱里^②是典型的精英人物统治论者，从属于已经消逝的世界；而相反，赫伯特·马库塞^③、马歇尔·麦克卢汉^④，还有法国人埃德加·莫兰^⑤、米歇尔·富科^⑥（他没有那么直接）则为未来开辟了道路。马库塞在1965年发表的《文化与社会》中解释了“反文化”一词的含义。麦克卢汉在《古腾堡星系》（1962年）与《认识媒介》（1964年）两书中宣告了书本文明的结

① 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作家。——译注

② 瓦莱里(1871—1945)，法国诗人。——译注

③ 马库塞(1898—)，原籍德国的美国哲学家。——译注

④ 麦克卢汉(1911—)，加拿大社会学家、散文家。他认为传播媒介的重要性不亚于所传播的信息，而且媒介也是信息的构成部分。这一论点在西方产生极大影响。——译注

⑤ 莫兰(1921—)，法国社会学家。——译注

⑥ 富科(1926—)，法国哲学家。——译注

束,几乎连印刷品也在内。后一本书中的“媒介便是信息”表达了那个令人震惊的公式。

个体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鸿沟似乎越来越大。要探索这条鸿沟,无论如何需要事先对于这一点作一基本分析:自古至今文化概念的本质代表什么?